

抗戰初期記萍蹤(一)

魏 希 文

奉派到上海辦刊物

筆者自民國二十二年投考中央軍校政訓研究班第一期畢業後，先分發于湖北孝感實驗縣工作，一同分發該縣的，有芮晉同學等二十餘人，後因湖北共禍猖獗，無法推行縣政實驗工作，三個月即告結束，我奉命改派軍委會北平分會政訓處在「北方日報社」工作，二十四年六月隨政訓處撤退至漢口待命，八月，奉命赴上海，創辦「中國學生週刊」，二十五年秋，同事王輝明、謝自

珍、方本裕三人先後離去，我因興趣關係，奉准留滬繼續工作，中國學生週刊社址在環龍路「上海別墅」，對面是公捕局小學，左邊是法國公園，環境清幽，月租七十元相當昂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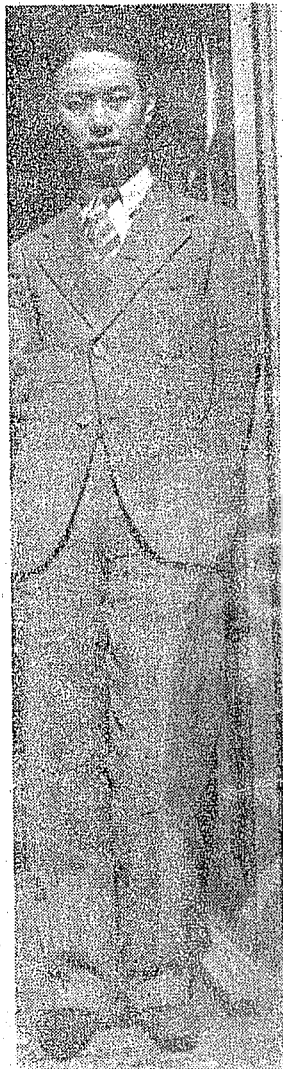
我獨自一人留在上海主持「中國學生週刊」，因人員減少，經費減至數百元，只僱用一個職員，搬到福熙路，住了三個月，再搬到呂班路蒲柏坊一棟三層樓房，我們住屋，下面是客廳，前後均可上樓，二樓前面是辦公室，後面亭子間是顧姓職員所住，我住三樓前樓，三樓後面的亭子

間空着，留作客人用，我夫婦二人 and 顧姓職員都吃包飯。

當年上海衣食住行

上海這個地方，吃飯穿衣有的很貴，但也有很便宜的，像我們住的附近，有一家羅宋餐廳，兩角錢小洋便可吃一餐，一菜一湯，很可吃飽，呂班路只有一家錦江川菜館，兩人去吃一餐，不用一塊錢，便吃得很好，著名的永安公司三樓的大東茶樓，飲食也很便宜，南京路跑馬廳附近的新亞飯店，如約數友人吃飯，只要二、三塊錢，便吃得很豐富了。

上海是我國最大的商埠，外國人很多，做套西服只要國幣二十元，穿西服很普遍，在日租界虹口吳淞路一帶，很多人常將穿了沒多久的西服出賣，每套只要國幣五、六元，便可買到，白相人與流氓等，在沒錢用的時候，便將衣服出賣，這種衣服很便宜，四馬路一帶，有些專賣中裝的，其中綢緞衣服，只要一、二塊錢，皮袍大約十塊錢一件，英國毛料西服，如弓開服裝公司等，約三、四十塊錢一套。



民國二十四年本文作者在上海主辦學生週刊時的照相。

民國十八年我在上海，住打浦橋，附近有許多小飯館，因為附近有新華藝專、上海法學院（院長鄭毓秀女士），我和賀玉波同住在新新里，這裏住的學生最多，賀專寫文章賣給書店，那時我獨自一人在上海買飯票吃，一塊錢買七張。

在上海有錢的住高樓大廈，沒錢的住亭子間或比較偏僻的地方，房租還算很便宜，單身漢在上海，只要有份小小工作，生活便無問題。

談到行的問題，當年我住的呂班路出口，便是有軌電車，既方便又迅速，馬路很平坦，卡車、摩托車、腳踏車都很少，運貨車等一般卡車都是夜間行駛，因電車很多，載客量又大，所以行

路極是方便。

上海不但商業繁盛，教育尤其發達，在江灣有復旦大學、持志大學、上海法學院，梵皇渡有大夏大學等，在英租界的有滬江大學、聖約翰大學、光華大學等，在真茹有暨南大學，在徐家匯有交通大學，在法租界有震旦大學、上海美專，在吳淞有勞動大學、中國公學、兩江體專，這些都是較著名的大專學校，當年上海教育水準雖然不及北平，但數量上較北平為多。

娛樂方面：電影院在百家以上，舞廳也很多，為數亦當在百家以上，平劇院最著名的有黃金大戲院、天蟾舞台、上海戲曲學校，其他如新世界、大世界、永安公司、先施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等

都有平劇的演出，而且是經常性的公演，營業情形亦頗不惡，飯後到霞飛路散步，再到八仙橋，（上海閩人黃金榮便住在八仙橋附近）去黃金戲院看戲，很是方便，散戲後宵夜也很方便，像法大馬路路口有大大世界遊樂場、跑馬廳、英大馬路一帶，晚上到一、兩點鐘，還很熱鬧。

其他遊樂處所，如法租界的法國公園，英租界的兆豐公園，外灘的外灘公園，虹口的虹口公園等，都是很好的去處，其中以兆豐公園為最大。倘

要去郊外旅遊，春天可去龍華看桃花，曹涇渡看冠生園農場，吳淞口去觀海，都是假日郊遊的好地方。若再遠一點，坐火車去蘇州，只須一小時車程，如果逛上海附近風景很美的真茹鎮，只須三十分鐘。

以上是上海食衣住行育樂的一般情況。

那時我們所辦的「中國學生週刊」，每期印八千份，十六開本，四十頁，星期一發稿，星期四截稿，然後看全部大樣，顧姓職員負責校對，週五付印，週六出版，週五前全部印好并須裝訂完成，由新開路陸開記報販頭取去五千份銷售於上海、杭州，以及京滬鐵路沿線各縣市鎮等處，其餘三千份，由社直接分寄各處訂戶及武漢、平津、西南、西北各省，香港新加坡等地亦有經銷處。每日工作頗為忙碌。

「中國學生週刊」，注重報導各大學狀況，其中大學論壇一欄，介紹各大學特點、科系、教授以及各種特殊狀況，另有學人自述及「其他」專欄等，稿件來源，各大學及部份中學有通訊員，直接投稿。各大學學生，常來社中坐談，光華大學學生徐日泰、徐為江等，都是社中的常客。

八一三滬戰爆發後

「七七事變」發生後，日寇原以為我國軍隊，不堪一擊，曾有「三月亡華」的狂言，豈料戰事大出其意料，我國不但沒有屈服，而且全國動員，作長期抗戰準備，日寇乃又于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在上海發動戰爭，以期牽制我國華北軍事，這天日寇飛機，轟炸上海，炸彈爆發，民衆



軍委會政訓班政治教官民國二十六年任外交部駐上海特派員的湯武先生。

死傷甚多，上午九時北四川路的日軍，向閘北射擊，國軍立以還擊，上海市長俞鴻鈞先生得知日寇陸戰隊向我國軍挑釁射擊後，立向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岡本提起嚴重抗議，自晨至夜，兩軍激戰不停，雙方機關槍和重炮部隊，先後加入作戰，戰爭形勢，一發而不可收拾，這就是「八一三事變」全面抗戰的開始，政府當局發表張治中任京滬警備司令，上海市民，開始採購日用必需品米麵食物等，大家爭先恐後的搶購，租界的房屋租金，急劇上漲。

八月十四日下午，我去四馬路棋盤街書店買書，我徒步經過大世界，再向前走到青年會的時候，突然聽到一聲巨響，事後始知係我空軍飛機，被日機射傷，飛離上海時，機件損壞，駕駛員無法控制，致在大世界附近落下兩顆炸彈，這聲巨響便是我機落彈的聲音。這次落彈死八百餘人，傷六百餘人。

當我空軍轟炸日寇海軍時，日兵艦高射炮，盲目亂射，因日兵艦停泊于公共租界外灘，以致波及租界，下午三時日艦炮彈擊中南京路的華懋、匯中兩飯店，死傷中外市民一百多人，這是八月十四日所發生的不幸事件。

我路過大世界，在青年會門前，突然聽到一聲巨響，當時呆了一下，精神很受震動，不知巨響來自何方，等到神情稍為平靜下來，才發覺彈落點離我停足處很近，約二百公尺，倘再距離近些，必有生命的危險，這是日寇發動侵略戰事以來，第一次給我的打擊和威脅。

因為戰事的影響，我回到報社後，也買了些食物和日用必需品備用，刊物因應印刷公司的要求，于八月二十日停刊。這時我便開始作離開上海的準備，南京方面的朋友，也來信催我趕快離開，軍委會政

訓處也要我返回南京，否則以後公家無法接濟。這時因京滬鐵路已斷，適有某君，持家母的信來找我，囑我為他設法取得一張通行證，此人有一輛私人汽車，答應我和內人可搭他的汽車離滬，這時大家都要離開上海，交通工具異常缺乏，有此機會，實在難得，我去找軍校政訓研究班的教官湯武先生，他是外交部在上海的特派員，在滬滬警備總司令部辦公，向他要到一張通行證後，便收拾些重要而必需的物品，搭乘某君的汽車前往南昌。

我那次離開上海，原以為不多時候，便可再度回來，所以許多東西，都沒有帶走，并囑社中職員顧君留守，油鹽柴米等項，都有幾個月存量，囑我未回來時，房屋可一部份出租，以房租收入，維持他的生活。

我在上海住了兩年，天天為辦雜誌忙碌，城隍廟都沒有去玩過，臨走之前去逛了城隍廟，城隍廟在上海老縣城的南面，宏偉寬敞而華麗，廟後面有個大花園，建有做效西湖的大池子，湖上有九曲橋、湖心亭等，經常吸引大批的遊客和香客。

城隍廟小吃攤販，由廟門外擴展進入大門，繼而二門，延伸到正殿之前，殿後花園之中，又為茶館和小吃館麵館等所分據，傳說城隍廟早在明朝以前，是一座金山寺，是專祀漢昭宣時代輔政名臣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的，到了明朝的時候，改建為城隍廟，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亦即太平天國被曾國藩剿滅之後的第二年，上海同胞鑒于洪楊之亂十四年，江南飽受荼炭，



民國二十二年本文作者在軍委會政訓班畢業時的照相

獨上海一隅，得保平安，一方面要感謝那時自組的新式部隊常勝軍，另一方面也得感謝上海城隍老爺的威靈庇佑，於是擴修廟宇，再塑金身。

廟門口的地方，有幾家做羊肉的吃食店，每年冬天一到，上海人把羊肉當補品，在廟前東側，還有兩家酒店，一名「泰和信」，一名「王三和」，都是很有名氣的，他們店裡的陳年花雕和竹葉青兩種名酒，品質最好，老顧客朝店裡一蹲，要一碟發芽豆，這種豆是用鹽水煮的剛剛萌芽的蠶豆，再加一碟鹽水煮過的烘花生，就能够夠磨四、五個小時的時間，其他如炒百菓，雞血湯、蓮子粥、炸魷魚、糟田螺、油豆腐、梨膏糖、炸年糕、刺毛糰等，都是頗為可口的小吃。

繞道去京重遊南潯

我們由上海去南昌的路線，是先經杭州，當天由上海開車，到達杭州，已是下午三時以後，我住在湖邊的「蝶來飯店」，五時到「樓外樓」吃飯，並邀約車主和司機一同進餐，表示酬謝，那餐飯喝了點紹興酒，吃了臘溜魚、荷葉包雞、荷葉包肉、搶鮮蝦、黃魚羹湯等菜，各菜均極可口，吃得很舒服。

車主于次日來接我們，他說杭州還算安定，難得有此機會路過西湖，你們就玩個一兩天吧，於是再遊西湖，先就近遊「岳王廟」，遊過岳王廟之後，坐公共汽車到靈隱寺等處遊玩，在靈隱寺午餐，並到濟慈寺看運木古井等，後再坐船返旅舍，晚上在杭州的熱鬧的市街上逛了許久，還看不出有戰爭即將來臨的情況，次日九時開車，

經富春江、桐廬、蘭溪等處，一路風光綺麗，沿途偶爾停車觀賞一下，車到龍游休息下來，因為內人寄籍龍游，這時她懷孕數月，行動不便，便決定她在龍游岳家留下來。

龍游風景甚佳，家岳住在河邊大橋橋畔，地名就叫「橋下」，我和內人于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十日，在這裡舉行婚禮，那時這「橋下」房子，新建落成不久，我由湖北孝感，到江西南昌，徵得父母同意到浙江龍游岳家結婚，家中給了我一百元，我身上有一百三十元，這些錢足夠我們製備服飾和旅費之需，所以由南昌到上海後，停留了三天，縫製結婚新裝，在四馬路一家服裝公司，以銀元二十元租來一套新娘禮服，我們的結婚典禮，當時是相當有風光的。

我們在龍游住了兩天，岳家招待車主，十分週到。第三日我們同車一行，再經衢州、江山、玉山、上饒、弋陽、貴谿、東鄉、進賢等縣繼續前行，到達江西省會南昌，沿途因行色匆匆，雖然經過江南風景佳麗地，也無心逐一停車遊覽。到達南昌後，立即趕去拜見家母，母親問國香（內人）何以未來，我說她因懷孕行動不便，暫留龍游岳家，隨又問我是否不再走了，我說還要回南京洽商今後的工作問題，母親說，別人都從南京跑出來，你何以還要去南京，我告以因為我的工作關係在南京，不能不去，看來母親很是不放心的樣子。

離開南昌去南京上海等處，已有三年之久，這次舊地重來，趁此稍有閒暇的時候，重溫舊夢，先沿環湖路從墩子塘到百花洲，這一段路都是

東湖邊的（後改為中山公園），接着到沈公祠北面的水木清華館，右邊為約歐樹北一洲，太湖石為基，四面環湖，土阜孤聳，巔峯有冠蓋亭，是南昌東湖上最好的地方，登亭遠望，全湖風景，一目瞭然，亭西有石洞，是用石塊堆成的，緩步過湖，湖中荷花清香四溢，久久不散，亭子裡面有舊匾額，上寫着「荷花世界柳絲鄉」，現改為中山亭，東邊有一座小小的湖上之洲，位於湖心，蘇公亭便在這洲上。

到達蘇公亭，有長堤直達冠蓋亭，這堤曲曲折折，間或有小橋，兩旁遍植柳樹，迎風招展，荷花香氣襲人，幽靜而美麗，堤面現在已經展寬，旁邊加置了欄杆，頗為美觀。

百花洲門前的石碑，刻有百花洲三個大字，離門不遠有一木坊，上面寫着「咫尺瀛洲」，瀛洲有茶館酒樓，遊玩的人，大都在這裡小憩。

南昌市共有四處公園，名叫中山公園、鐵柱公園、豫章公園、大成公園，少年時代常常來這些公園遊玩，又可調劑身心，而且路途都不太遠，因為南昌那時的市區，不能算是很大的。

豫章公園在永和路，園址是清朝的南昌府署，民國初年的豫章道尹公署，民國十七年才改為豫章公園，入門正中有小池一座，過此小池正中是中山紀念堂，裡面建有戲台設備，不時演唱戲劇，左邊是中山亭，用石築成，上有國父孫中山先生遺像，為著名的江西景德鎮密燒的瓷像，兩旁刻有國父遺囑，巍然矗立，非常雄壯。

由中山亭側邊過去，有電影院，右側有亭子四座，更右是溜冰場，這些地方，提供了青年人

許多康樂活動的處所。

大成公園在中山馬路府學前，是由部份孔廟改建，現在孔廟只留下大成殿，以為祭祀孔子之用，這裡在大馬路上，入夜攤販麇集，逛馬路的遊人，也多在這裡休息。

萬壽宮前面是鐵柱公園，範圍很小，這個萬壽宮在翠花街，規模頗壯麗，各省的江西會館，多借用萬壽宮為名，以表示不忘記許真君的意思，萬壽宮終年香火都極旺盛。

往日許多同學和朋友，現在都見不到，中秋節過後，往先父墓地去祭祀，每逢佳節倍思親，這種滋味，每個人都領略過的，當掃墓和祭祀的時候，又會想到處此動亂的大時代中，今日的祭祀父親墓地，明年今日不知又在何處！

好友袁俊同學家所開設的布店，也沒有看見了，中小學時代的同學伊宜恭，他原籍東北，是滿州人，他父親伊夢痕先生擅長繪畫菊花，為江西畫菊的名家，此外他還以平劇自娛，伊宜恭也會唱平劇，他的妹妹伊宜華以及他的父母對我都好有感，這次也都不見了，也許怕南昌淪陷，遷往贛南了，不禁使人有滄桑之感。

離南昌的前兩天，偕同母親和妹妹，在南昌磨子巷的萬和樓，吃南昌有名的牛肉炒米粉，這家是有名的回教飯館，吃東西價錢並不貴，終日客滿，三、兩人如果吃一塊錢，便很愜意了。

潯陽江頭名城九江

九月二十二日離南昌去南京，經過中正橋到牛行車站，搭南潯鐵路火車，上午十二時到達九

江，立刻到江邊打聽去南京的船期，據說翌日上午有船到，是日我住洋界（日租界）之河街，這條街上碼頭和旅館，多半集中在這裡。

九江又別名江湖，長江流經江西省九江為潯陽江，所以九江亦別名叫「潯」，南昌到九江的鐵路，叫做「南潯鐵路」，就是這個原因，是一個很重要水陸碼頭的小都市，也是遊覽廬山必經的地方。

自六朝以來，九江就號稱長江中流的重鎮，所謂「南面廬山，北負大江，據江湖之口，為襟喉之地」，便是最真實的描述，清朝末年開為商埠後，形勢更增重要。

九江人好茶，所以街上茶館很多，與福州飲茶之風相似，出口以瓷器和茶葉為大宗，著名的甘棠湖，湖中有煙水亭，俗稱南門湖，由此望廬山，全在煙雲雨霧之中，廬山是我國避暑勝地之一，中外聞名已久，每年夏天，前來避暑和遊覽的人，非常的踴躍。

三國時候，周瑜在九江設水軍都督府，大喬小喬便是在九江出生的，（大喬嫁孫權之兄孫策，小喬嫁周瑜），以往黨國元老曾任國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先生和曾任上海市長的吳鐵城先生都曾在九江做事或讀書，宋子文先生也曾在九江住過，（宋夫人為九江人，宋子文先生曾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所以九江可說是地靈人傑相當有名的地方。

第二天下午，我搭招商局江安輪房艙，（因抗戰時期人員疏散，由長江上游而下的旅客較少，但從南京到九江或漢口的旅客比較多，所以

我搭的這條輪船，旅客不多），在船上住了一晚，第二天下午到達南京，從下關進城，立刻去找老友方若愚兄，結果他有事外出，一直等他下班後才見到。

方若愚兄當時邀我去他所開設的飯館吃飯，他說所有的人大多數都去後方，你何以還要來南京，我說橫豎是參加抗戰，前方後方還不是一樣，同時我在上海辦的中國學生週刊，已經結束，必須另找有意義的工作，以盡每個中國人對抗戰應有的責任。

戰鼓聲中金陵訪古

軍委會政訓處設在南京的明瓦廊，我因接洽工作問題，拜訪了政訓處幾個朋友，他們要我留下住址，以便聯絡，我說我現在沒有錢用，上海中國學生週刊的經費，也有兩三個月沒有領取，他們就發了我一個月的薪水，共領了一百元。

中國學生週刊的經費（補助費），負責該部份業務經費的王超凡先生要我去領，結果又領了三百元，至於這三百元補助費，究屬於那個月的，我也不知道。

我領到了錢之後，便用一百元，做了一套呢噐軍服，一套布軍服，一雙帶馬齒的長筒皮鞋，又為了答謝方若愚和幾位同事的幫忙，請他們到南京花牌樓的安樂酒店吃飯，這個酒店在南京頗負盛名，除餐館部份外，主要是旅館部份，在南京同中央飯店齊名的旅館，經常客滿，各省來京出席各項會議的官員多住此處，地處花牌樓，為南京最熱鬧的區域，現在由于抗戰，政府機關都在後撤中，它也就生意清淡了。

因為我在上海辦的中國學生週刊，非軍事委員會政訓處內的正式編制，所以我的職務，便被安置為政訓處中校額外附員，到京後幾天，政訓處對我的工作，還沒有明顯的決定，所以我便利用這段候差的機會，重遊南京各處名勝地方，我曾想到這次再離開南京，真不知道何日可以重返，所以決定要好好的遊玩一下。

南京位於長江南岸，地勢險要，素有都市鄉村化之稱，轄區遼闊，市內且多農田和名山，而且它是歷史上好幾個王朝的都城，各處名勝古蹟也很多，如玄武湖、莫愁湖、清涼山、雞鳴寺、燕子磯、夫子廟等等，我們首先去的地方，便是玄武湖，又名五洲公園，除澳洲以外，其餘四洲，都有長堤可通，可以沿着湖心的馬路前進，經過亞洲、歐洲、美洲、非洲，再穿行到玄武湖，其中以美洲最好，這時正是九月二十幾號，頗有秋色之感，湖內荷花和菱角很多，如果駕隻遊艇，穿「行」于荷花之中，幽靜清香，別有一番風味。

再到園內圖書館各處遊玩，在附近的茶亭休息，如果沒有什麼事情盡情遊玩的話，可以在這裏睡一覺，真是一大享受。

園內各處遊人如織，紅男綠女，幾乎令人忘記戰事已在此處的邊緣了。此刻似乎只是一種短暫的寧靜，如果不是日寇的侵略戰爭，那種靜觀萬物皆自得的样子，真會令人陶醉的了。

抗戰發生，我即下決心不再寫文章，直接參加抗戰工作，人人應該貢獻一切，以報效國家，也不應計較個人成敗和危險，一心以抗戰救國為

職志，這是當時一般青年的抱負，沒有人會想到其他問題。

我在閒着無事的時候，喜歡散步，逛街，更喜歡去書店翻書。這天遊玄武湖後，晚間我便散步到花牌樓各書店看書，一直到夜晚九點鐘以後，才回方若愚兄住處休息，可是此時他仍沒有回來，這時他因母親和妹妹們已回貴州原籍，所以獨自一人住在南京，他說不久也要回貴州。

翌日，方若愚兄的朋友，約他去雞鳴寺飲茶，他邀我一同前往，雞鳴寺在覆舟山東麓，每到農曆六月十九日觀音生日，前往燒香的道為之塞，道路很狹，寺廟也不大，全寺分三聖殿和娘娘殿兩部份。

雞鳴寺最好遊賞的地方，那便是寺後的豁蒙樓，設有茶座，備有素食，供應遊客，在豁蒙樓憑欄小酌，心境為之寬暢，因為可一目千里，浩浩蕩蕩的大江，好似一條銀鍊，低頭可見玄武湖全景，此時玄武湖內荷花盛開，北面有台城遺址，遊人頗少注意到這個地方。

寺內有蘇曼殊兩幅扇面畫懸掛在牆上，頗有蕭索淒涼之味，曼殊精通日、英與梵文、詩和書信都別具風格，令人百讀不厭，我說這兩幅名畫，何以不怕人偷走，方若愚兄告訴我，廟裏的和尚，厲害得很，沒有人敢偷，至於廟裏的和尚，如何的厲害情形，我沒有再追問下去，蘇曼殊去世時才三十五歲，誠是薄命天才文人。

這天寺中茶座上，幾無虛席，其中除一般遊客外，軍人在座者也頗多，不過婦女却很少，可能是許多已疏散他故的原因，我們至下午二時，

才興盡而返。

金粉秦淮何處笙歌

晚上方若愚兄又邀我去夫子廟遊玩，有名的秦淮河，便在這裏，這條河是附近的許多河流匯集而成，橫貫城內的南部，經惠民河及其他支流而入長江，現在的秦淮河的大功坊三山街，在六朝時為南唐御街，據說：平定太平天國之後曾國藩為恢復南京繁華，舉辦鄉試，學子萬人集中南京，因之靠近貢院的地方，茶樓酒館隨之增加，旅館和遊樂場所，也跟着增加很多，同時又恢復秦淮河的船妓，使秦淮河更增加吸引遊客的力量。

自從秦淮河恢復船妓後，河上的文德和利涉兩橋之間，風光綺麗，紙醉金迷，于是夫子廟秦淮河一帶，成為粉紅黛綠的聚集之所，歌聲酒盞，澈夜不絕，南京某晚報曾登載一小說，名「魂斷文德橋」，乃描寫夫子廟的風流韻事。

夫子廟位於南京貢院街，背臨秦淮河，廟的左右兩邊，遊艇磨集，百藝雜陳，茶肆酒坊，鱗次櫛比，好像北平的天橋，西安的開元寺，是南京的風化區，秦淮河南邊，叫石壩街，為南京優媚之區，再南便是以風景著名的白鷺洲。

廟上有家叫「小樂意」的小吃店，一家道地以南京菜做得最好最著名，它在貢院街，沒有門面，只有內廳，當中掛了一個「小樂意」招牌，如非識途老馬前度劉郎，是不會知道這地方，所做的小吃確是精到。

秦淮河在明末清初的時候，豔聞最多，例如「痛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之句，便

是清初吳三桂爲了愛妾陳圓圓被李自成破京師擄去，乃向清朝乞師，引清兵入關，爲漢族的罪人，這個陳圓圓便是秦淮名妓。

陳圓圓的故事之外，還有葛嫩娘與桐城孫克成的戀愛史，明末名士冒辟疆著「影梅庵憶語」所記愛妾董小宛的離合故事，哀絕動人，與沈三白

所著「浮生六記」，同爲清季兩大名著，冒辟疆爲復社四大公子之一，常遊于秦淮舊院，每于酒酣耳熱的時候，不是擁妓賦詩，便是攻擊朝政，

侯方域的出走，和李香君的戀別，演成一幕「桃花扇」故事，其中董小宛更是才色兼備，不但寫得一手好字，又工詩詞文章，而爲冒辟疆所眷愛

，然而佳人薄命，天壽不長，僅奉冒辟疆八年而逝，一代佳人，爲秦淮河憑添春色。

與董小宛故事同時發生的一段佳話的，還有錢牧齋與柳如是，柳如是也是秦淮名妓，後來嫁給錢牧齋了，錢以後曾爲清朝皇帝的老師，可見秦淮河艷聞韻事之多了。

中外文庫 拉丁美洲見聞 劉昌博教授著 定價新台幣柒拾元

本書係名記者劉昌博教授精心傑作，記述訪問拉丁美洲各國見聞，幽默風趣，百彩紛陳，令人目不暇接。要目有：(一)江湖兒女的故事。(二)瓜地馬拉「我的媽呀！」(三)關公在薩爾瓦多。(四)百萬美金的支票(尼加拉瓜暴富記)(五)女兒國男人逃婚(宏都拉斯見聞)(六)美人窩失眠記(哥斯達黎加的魔影)(七)巴拿馬的食肉蝶。(八)波哥大歷險記。(九)玻國男女政變情變忙。(十)一家烤肉萬家香(巴拉圭夜不閉戶)(十一)烏拉圭美人遲暮。(十二)聖保羅的僑情。(十三)海灘、足球、森巴舞。(十四)荒原上的螞蟻雄兵。(十五)委內瑞拉富甲南美。(十六)光棍總統鐵腕治國。(十七)多明尼加風情畫(十八)黑人島——海地。(十九)功夫大使載譽歸國。附錄：拉丁美洲各國土地、面積、人口、幣值，物產及貿易概況，我國駐拉丁美洲各國及拉丁美洲各國註我國使節、館址一覽，全書二十餘萬言，穿線平裝，現已出版，歡迎購閱。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中外文庫 古典小說述評 增訂 王止峻 著 之十四 定價四十元

本書係前北平晨報記者、太原戰地日報社長、河南開封私立西北高級中學校長現任國民大會代表王止峻先生精心傑作，評述古典小說，褒善貶惡，精彩百出，要目有：兒女英雄談紅拂。明皇環妃長生殿。風流韻事綉襦記，亘古戀曲牡丹亭。蔡中郎與趙五娘。千古絕唱話西廂。紅線盜盒傳千古。楊顯之瀟湘夜語等篇。增訂再版定價台幣四十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